

感受山川灵气 写好现实题材小说 血红

2021年,自己本职的网络文学创作是不能放松的。2020年6月开始写的书,争取在2021年底能够写完,然后再“开”一本。还有两本现实题材的小说要加紧采访人物,收集素材,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写好,相应的研讨、出版等工作也要及时完成。2021年还要振奋精神,多看几本经典著作充电。

如果外部条件允许的话,想去一些地方走走看看,如黄山、泰山、峨眉山等,吃吃乡土菜,最好能多住几天,多沾染一点山川仙灵之气。

珍惜眼前 开写新书 管平湖

2020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疫情,看到了一些生离死别,我的心灵也受到了冲击,有了新的感悟。这一年,我突然意识到,过往的很多人、很多事,过去的,可能永远就过去了。领悟到这一点,我更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我也变得没那么焦虑,变得想跟自己和解……

2021年上半年,我计划“雄浑饱满”地完结掉正在咪咕阅读连载的长篇仙侠题材小说《剑侠最少少年》;同时完成一本出版社约稿的25万字仙侠传奇。下半年,争取开启一个自己构思已久、传统文化色彩浓厚的东方仙侠传奇。书名已经想好了,现在创作动力十足。

当然,作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协副主席,我还会继续为中国网络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真心希望,自己能在2021年多做点许多年后回想起来仍会感动自己的事。我也希望新的一年中国网络文学事业的精品化创作成为潮流,主流,推出更多具备显著传播度、辨识度、美誉度的精品力作;同时我也期待,中国的网络作家能用文质兼美的作品为时代鼓劲!

观察网络文学行业 潜心创作 烽火戏诸侯

去年是整个网络文学行业极为特殊的一年。大量网文作品被影视游戏改编或动漫化,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和视野,未来两三年内这种上升态势可能还会继续保持。但不容忽视的是,网文作者当下正在创作的作品版权,哪怕是那些头部作品,市场价格反而都在走下坡路,一来因为市场资本和几个大的平台方之前已购买和囤积了大量网文IP,储量已趋饱和;再者市场,

《鼯鼠的故事》是一部不少“80后”童年都爱的捷克动画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善良又充满好奇心的鼯鼠。

曾经,“鼯鼠”是一间有漫画的旧书店。在北京东北角,守着一个安静的老小区,与这里的居民为邻。从2014年到2016年,鼯鼠在这里蹲了三年。书店的logo是一只端正坐好、捧起书本阅读的鼯鼠。书店的两位主人Pigao和意达都喜爱《鼯鼠的故事》。后来,鼯鼠搬到了乡下,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普通村子里,逐渐转向出品手作漫画和艺术家书。然而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想法,仿佛被赋予生命般的,书店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期。

2016年,因为昂贵的房租,鼯鼠由城里搬到了城外,“减负”让鼯鼠得以在更平和的心态下慢慢做事。虽然线下书销售比不上过去在城里开店的光景,但微店等线上销售渠道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部分缺口。同时,安静的乡村让她们有了空间去做更感兴趣的事。一直以來,她们最常鼓励自己的一句话是“只要继续下去,就有更多可能”。

由大展“撞进”视野的艺术家书

2012年9月,艺术家徐冰及美国布克林艺术家联盟负责人马歇尔·韦伯共同策划的“钻石之叶——全球艺术家手制书”展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大规模的国际艺术家手制书展览。彼时,Pigao刚刚离开家乡杭州来到北京,这次观展经历可以说是艺术家书进入鼯鼠视野的源起。

这之后几年,“钻石之叶”年年如约而至,艺术家书(artist books)这一以“翻阅”为基本形式,将文字阅读与视觉欣赏以及材料触感自由转换而融为一体、介于上述几者之间的艺术也逐渐被国内接受和认知。艺术家书与艺术类画册和有插图的书不同,是通过艺术家(个体或与作家合作)独到的整体设计对“图书空间”进行巧思,亲手完成排版、绘制、印刷乃至装订等从创意到呈现的各个流程,将文字、诗情、画意,以及纸张、手感、墨色的品质等与书相关的一切诠释得淋漓尽致。艺术家书抓住人类自有阅读行为以来,就再也挥之不去的对翻阅、印痕、书香的偏好,将书页翻动的空间营造得立体而动人。

尽管与人性深刻相通,长久以来,艺术家书却仍然主要是艺术圈或视觉设计专业审视的对象。第一次“特别隆重”的观展体验让Pigao感到“新鲜和好奇”,但当时的她尚未察觉,一次观展将与未来发生怎样奇妙的联系。在这次以艺术书为话题的展览上,很多新奇的样式让她见识到原来书可以有如此丰富的面貌,也激发了她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艺术家书”。一头扎进艺术家书的历史中,她赫然发现,一个广阔的新世界在徐徐展开。

手作漫画:艺术家书初体验

鼯鼠自主策划做艺术家书完全是机缘巧合。书店刚开张,新鲜感十足,Pigao和意达一有机会

虞婧

观众、读者对网络文学作品文本内容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种现象对网文作者而言既是风险,更是机遇。市场和读者的审美越来越成熟,会倒逼网络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最后真正比拼的是文学创作者的积淀和内功,谁更耐得住寂寞,谁能拿得出更有分量、更扎实的作品,谁就能够获得口碑和市场的双赢。

新的一年,我希望已经写了三年半的《剑来》这部仙侠小说顺利收官完本,并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的题材方向和世界观。希望自己最好的作品永远都是下一部。

2021年以及之后两三年,对每个网文作者来说都会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阶段,但只要我们沉下心来,未来一定可期。未来一定还会出现几部现象级作品,这样的作品在订阅成绩、实体书销售、影视游戏、漫画动画、有声书广播剧等诸多环节都可以有创新和收获,而作为这类现象级作品创造者的网文作者,自然就有可能会是下一个金庸、托尔金。

回归写作 关注生活 月关

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网文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互联网发展的日新月异,比如现在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会关注短视频宣传。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相信只要内容足够好,现有的网络渠道也是够用的,可以避免过多地分散创作的精力。

2020年我尝试了编剧工作,新的一年决定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到写作本身。我相信,文字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不会枯竭,经过挑战、回归、沉淀,会走得更加健康和长远。我自己也要回归本心,把自己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尽量做到最好。

生活方面,经过这次疫情,每个人都更加重视健康。在新的一年里,我也会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更加协调,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拿出一定时间陪伴家人。

写“有劲儿”的故事 长久创作 猫腻

去年8月份我写完了《大道朝天》,也宣布从

此不再写几百万字的超长篇,用与朋友们开玩笑的话说就是,我要退休了。

明明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却差点忘了,就像去年这一年一样,明明发生了很多事情,却总是不容易记起来,可能是被动或主动地懒散了一年,脑子生锈的缘故。新的一年争取早些重新开始磨刀,磨得锋利一些后开始写些比较有劲儿的故事,当然那些故事的篇幅肯定会比以前短很多。

接着应该会在以前作品的影视改编这部分花较多的精力,再就是想去更多的地方逛逛,看看风景。对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了解可能会越来越少,祝一切都好吧,希望作者朋友们多注意身体,长久创作更快乐。

做好总编剧工作 写一部浪漫唯美的小说 匪我思存

2021年的新计划是想写一部当代背景的小说,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当然前提是公司的几个电视剧项目都顺利开机。作为总编剧,到开机阶段,创作就真正完成了,余下都是导演和制作团队的创作,所以2021年上半年可能都在忙剧本。

下半年进入拍摄阶段后,我希望写一部浪漫唯美的小说。我已经三年没有写小说了,心里有无数无数的故事,有强烈的创作冲动。

建设好小家 推动家乡网络作协成立 意千重

2020年实在匆忙又漫长。2021年虽有诸般不易,始终保有光明,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国家社会向好向前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也准备了四个方面的计划。

一、坚持健身,保持健康,多看多交朋友,乐观积极,让自己随时充满旺盛的精神力和战斗力。二、尽量多抽时间陪伴小朋友一起成长;多和孩子爸聊天喝茶,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把小家

2021,网络作家的“flag”

建设好。三、把才开的新书《澹春山》写好写完,完成又一个不同风格的尝试;把《国色芳华》的简体再版稿、《画春光》的简体出版稿修改好,顺利交付出版方。四、希望能够尽自己绵薄之力,推动云南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发挥自己所长,为年轻作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坚守原创,提高创作质量,坚持写好中国故事,展现时代风采,让网络文学继续发展壮大。

尝试新写法 期待网文开拓新天地 天下归元

2020年我用了一半时间完成了“天定系列”最后一部,给自己跨越10年的系列文写作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这10余年写作生涯非常充实。“四人系列”总计千万字,从2011年写下第一个字开始,书中主人公和我自己,同样度过了10年时光。从青年到中老,从承诺开始到完结收梢。写的是故事,说的是坚持,做的是一直想做并从未曾放下的事。正如当初《山河盛宴》开篇时说的那样:像日光从东至西,虹霓于雨后连接天地,桃花落了荷花盛开,四季时光无声流逝。一切都是循序而来的完美天时。

经过大半年的休整、充电、存稿,2021年我计划写一部新书,依旧是古文、架空,从文风到写法到人设会有小小的颠覆,会在文中植入一些相对更复杂的理念碰撞。无关对错,不谈是非,人生总有许多不得不为和不能不为,这是我想要表达的内在。

在未来,想必写书还是会占据我人生的主要部分吧。网文耕耘至今,我尚未乘风做过大梦,梦中未收彩凤,尚留一怀写意与豪阔,愿继续书写这人世风光。

有人说现在的网文正在走下坡路,于各类新媒体的滚滚大潮中艰难生存。而我希望网文从业者能因此产生更多的思考并自我提升。好故事自有其生命力和出路,更多的好故事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文学的魅力源远流长。

深入采访 体验生活 吉祥夜

2020年已经结束了,那些洒落在我们心里的

投影仍然尚有余悸,新的一年,希望时间的车轮早日驶入正常轨道,希望我们的生活早日如常。

作为一个网络文学创作者,我会继续书写时代的故事,用文字记录大时代的变迁和辉煌,不负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网络文学走到今天,已不是当年蹒跚学步的拓荒时期,越来越多成熟的作者和作品不断涌现,在此,祝愿网络文学越来越好,多出精品,多出经典,实现网络文学经典化。

我的新作品仍将聚焦现实题材,去年因疫情的缘故前期调研中断,今年我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深入采访,为新书积累素材,同时也希望可以与好友一起完成之前定好却不能实施的旅行计划,体验生活,讨论创作。希望新的一年自己的生活更加规律,不熬夜,不拖稿,多健身,做只勤奋而健康的小蜜蜂。

完稿长篇 再写短篇 琴律

2020年的记忆深刻在脑海中中涂抹不去。喜怒哀乐的故事层出不穷,的确提供了许多故事脚本。悲壮、哀痛、温暖与热血交织融汇,即便有诸多不愿回忆的刹那,我也在努力记录着点滴温暖。身为被保护在羽翼之下的文字工作者,理应做点什么。

好在疫情得到控制,网络文学在经历2020年的波折后,也确定了未来发展方向。2020年因为学习和会议,我匆匆忙忙走了几个城市,回到北京后,响应疫情防控的号召,取消了原定今年年初的出行计划。

我的长篇小说《我做神医那些年》会在2021年完稿。除此之外,我还想再写一个短篇小说,正在构思中。倘若完稿时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作为专职“吃货”很想去几个城市吃一吃,比如武汉的三鲜豆皮、广东叉烧、湖南的小炒肉、四川的串串、贵州的酸汤鱼、新疆的烤包子……美食是重要的,见见各地的老友也是重要的。从前我们常说“以后”,现在觉得这个词太遥远,那就说到这里,期望我能实现上述计划,更望大家一切都好。

杜佳

鼯鼠:艺术,一件与书共存的事

就喜欢呼朋引伴来聚会,两人都熟悉的漫画家烟卤提议策划一次“漫画12小时不间断”活动。那是2014年夏天入伏次日,天气酷热,一群热爱漫画的朋友们来到鼯鼠,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不间断地创作自己心中的漫画故事。朋友们吹着电扇吃着西瓜,说笑嬉笑的好像从前夏天里一起赶暑假作业的情景。经过3次12小时的连续创作,第一批作品终于成型了,分别是Anusman的《妖怪的头》、象牙塔的《周六12小时漫画》、烟卤的《关于旅行的梦》和左马的《田园生意》。故事诞生之后,将之集结成册成为大家共同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心愿,鼯鼠开始尝试手作漫画书,这件事看起来水到渠成的事,也就是鼯鼠由单纯的旧书店转型策划出品艺术家书的发端。

书店还在城里时,正巧隔壁是一家复印社。鼯鼠最早的漫画书版本就是复印原画之后再用骑马钉装订的小册子。做一本骑马钉结构的书,难度在于需要非常理性,预先想好一页与另一页之间的逻辑关系。复印和装订环节屡次出错让两人很是苦恼,后来干脆改为打印。鼯鼠手作漫画书相对比较成熟的版本,是打印完再用线手缝装订的版本。这次尝试每一本书大概只做十几本的量,拿到店里几乎“秒没”。手缝装订太过耗时,于是改为用订书机装订,再往后随着制作数量增加,打印逐渐也成了麻烦事。在磨合出数码印刷的流程之前,鼯鼠出品的册子一直处于半手工状态。契合少量精细需求的数码印刷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呈现,与仅限于网络分享、线上交流不同,鼯鼠的期待是将这些源起于漫画人或艺术家的创作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自由交流的实物。

途中风景:与有趣的人事物不期而遇

在尝试做艺术家书的过程中,鼯鼠总与有趣的人事物不期而遇。

比如2015年,鼯鼠曾经赴上海当代美术馆参与艺术互动项目“MoCA艺术亭台”在8月的“特别漫画经济学”项目中的一个嵌入单元。以临时书店的形式与烟卤的“12小时漫画”一起复制了在北京的创作、出品的流程。活动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西路位于人民公园边的一个临街建筑内进行。由于漫画人的创作是接受路人参观的,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以此为契机又有了一批新的作品,令“12小时漫画系列”有了更清晰的面貌,也推动了鼯鼠之后更丰富的漫画创作。

后来一段时间里,“连续画画不间断”成为了鼯鼠的一个传统,回到北京仍然不时组织,在意达记忆里,还有连线身处异地的朋友一同画画的情形,当时的直播并不像2020年以来应用得那么频

繁和普遍,还是件新鲜事。后来与鼯鼠共同经历这段时期的朋友们渐渐有了各自的生活,同时,随着书店由城里搬到乡下,组织“连续画画不间断”变得困难起来,但这个活动依然会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重启。

随着更为系统地了解到有关艺术家书的翔实资料,Pigao和意达原有的认知也在一点点打破又重组。虽然内涵仍处在不断阐释和焕新的过程中,但艺术家书的历史确定无疑地指向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艺术家书一定是“自觉地使其成为艺术品”。由此判断,鼯鼠出品的手作漫画理应涵盖在由艺术家概念外延出的那个特别庞大的、边界也极其模糊的范畴之内。如果说对漫画的关注是针对图像叙事的探索,那么聚焦艺术家书则是一个话题入手,延续了鼯鼠的关注,即试图以图像叙事以及视觉语言作用于书的探索,了解小众出版的不同面向和创作可能。

由边缘之地向着内核出发

2019年,鼯鼠出品的第一本册子与当年3月9日在香港纳北京空间展出的艺术家赵洋的同名个展——“罗马是个湖”同时问世。

比起早期的手作漫画书系列和类似《荒唐小说》这类直接来源于艺术家展览的形式,《罗马是个湖》在概念上更加成熟和突出,同时其本身就可以算作一个别致的“纸上艺术展”。它收集了艺术家日常随手而作的小草稿,设计上选择保留原稿尺寸,装帧形式上也前所未有地自由——将一组画稿叠在一起,用一枚橡皮圈简单固定,拆散后的每一张画稿可以独立存在,而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仍可正常翻阅。为了保留每一页画稿的原始尺寸,这本册子的边缘参差不齐,而这种参差不齐并不会影响作品的品质,反而让人觉得很生动。

作为艺术家书的《罗马是个湖》不能简单地归类为一般意义上的展册,或是一本中规中矩的画册,它尝试以适当方式还原了一个艺术展和一位艺术家背后不为人知的“真实”。一方面它与展册或画册存在关联性,另一方面又具备足够的特异性,与完成的架上画作相比,艺术家书《罗马是个湖》观照的对象——赵洋的这批手稿显得更轻松。寥寥几笔,甚至是玩美式的点到为止,更像是对于短小音符的抓取,却极有可能是画布空间的若干个起点。鼯鼠在“开发笔记”中细致描述了最早见到这批手稿时的感触,“它们胡乱地叠在一起,幅面都不大,有不少是笔记本里拆下的散页,一些纸片只有手掌大小,那么不经意地待在那里,完全没有刻意编排的痕迹,很动人,鼯鼠很想抓住这种感觉”。为了突出属于手稿的特质,鼯鼠放弃了驾轻

就熟的等比例缩放、骑马钉装订等模式,忠实复刻和还原了“随性的日常”,书页看起来甚至像刚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某一页手稿,描绘的笔触是漫不经心的,描绘主体的结构是松散的,尚未经过“深思熟虑”和细致加工。由于每张都是一些含混的语意,于是将它们按照组织起来的顺序自然就会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话语空间,而且鼯鼠认为它们不应该被规定一个顺序,去找到每张手稿可能的关联并作为特别的阅读体验。

鼯鼠新近出品的林舒作品《对照记》也是一部试水之作。摄影类书籍无论对纸张还是印刷工艺要求都比较高,是鼯鼠此前从未尝试过的。

《对照记》源起于一本1957年出版的前苏联时期的老书《苏联植物园》,其中展示了一些植物园题材的摄影作品,林舒就是根据这些老照片重新绘制了同题素描。书中摄影受技术条件限制和时间流逝消磨是“不完美”的,呈现出普通经验之外的奇特观感,与之形成“对照”关系的同题素描无论如何都是对所见之物的完整复制,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描绘对象的“不完美”。并置对照让摄影和绘画形成相互“观看”的关系,同时在强烈的概念之下,并非空无一物,具有深广的阐释空间,就好像一部拥有开放式结局的小说。

林舒是在画素描的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摄影出现的时候对素描产生的冲击的。于是通过对《对照记》在两者之间做了一次“错位”,这种错位复杂而迷人,从几个层面讨论了部分显见的,以及另一部分难以言说的体验。到底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真实”?《对照记》在一个不完全明朗的关于模糊地带的讨论恰恰是艺术家的发现。在意达看来,做这件事的趣味恰恰在于坦然接受这一思考模糊的处境,《对照记》启发了鼯鼠对于艺术家书的更深层思考,“有时候没有一个既定答案可能是思想和艺术上更好的状态”。

“小”不仅仅代表小型

除了对内容的考量以外,出品艺术家书的独有的工作模式是鼯鼠每一天都在反复体会的事。在属于艺术家书的疆域,“小”不仅仅代表着小型、少数,也意味着灵活,意味着可以大胆一点,做些容许失败的探索。在Pigao看来,正是由于容许多量尝试,艺术家书“小型”“少量”的出品方式维护了一些较少品种品种的生存。

在今年abC艺术书展北京站,曾经就职于“理想国”的罗丹妮和“一页”出版负责人就大众与小众的命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一点共识引人深思:



艺术家书《荒唐小说》内页

为什么已经具有相当美誉度和规模的出版品牌对向艺术家书等策划案抛出橄榄枝持谨慎态度?原因并不是内容不够好,正相反,其中不乏被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只是出版品牌大多遵循大众出版思路,如果将之加诸在艺术家书等小众项目上,操作上可能面临很多妥协和让步,最终交出的是夹缝中的中庸产物,这无疑是何一方都不愿接受的。

当更多人思考同一个话题,意味着它已拥有更多可能

艺术书展在国外兴起较早,发展已相当成熟。与国内艺术书展“初露端倪”相比,他们不管在制作还是展示等各个环节都更加细分。目前知名的艺术书展有东京艺术书展、伦敦艺术书展、纽约艺术书展等。国内近些年推广的艺术书展有abC和UNFOLD等。abC艺术书展从2016年最初极小型的展示活动迅速放大为国内重量级的小众出版交流活动,其活力是爆炸性的,从一个侧面测试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纸媒创作可能存在着无法想象的热情。鼯鼠参与过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abC艺术书展,亲身见证了书展的变化,从最初墙上的宣传都要靠手写美术字实现到今天俨然已成为一个都市时尚话题,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关注艺术书展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艺术家书购买力的跃升,与此同时,也有声音认为,参与度提高的背面仍存在尚需谨慎探讨的内容。

不过,“即便部分人可能是从不了解的猎奇开始,当有更多的人去思考一个话题的时候,它就已经拥有更多可能了”。Pigao说,所谓艺术家书的技术性,无论是从设计的角度品评,还是带着艺术的眼光去评判,都是一件与书共存的事。“艺术家书”可能是一个对于“书”重新思考的契机,将已有的对于书、对于书的形式陌生化的契机,所以无论针对以“艺术家书”作为表达手段的创作者,还是它们的读者,都有尚待拓展的空间。

在鼯鼠看来,当下移动终端带来的数码阅读会催生新的阅读习惯,加上社交网络、自媒体,目前信息产出的渠道太多了,这些都分散了人们对于从书本中获得信息的期待,大量的数码阅读对于传统出版业的冲击应该会长期存在,近期小众艺术书的热点可能体现了这个背景下人们对于实体书的期待,对于真实的材料以及反常规的书籍样式的关注。